



## 在前进劳教所的两年来七个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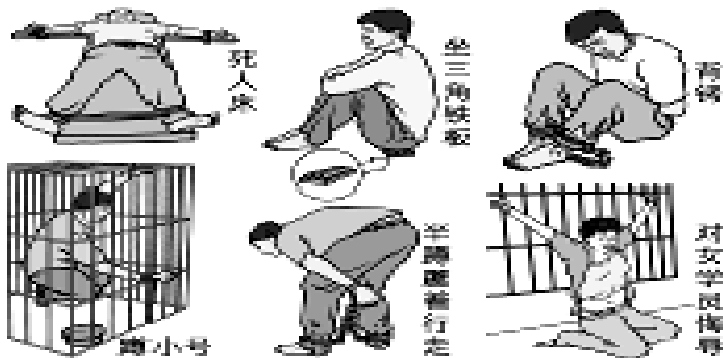
我叫高国风，黑龙江省双城市人，今年五十五岁，因修炼法轮大法在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一日在早市买豆包时，因穿印有真善忍字样的衣服，引起中共邪党的恐慌，双城“六一零”、双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佟会群等人无理将我绑架。非法判刑两年。在我神志昏睡无知觉的情况下，要诡计送至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进行迫害两年。出狱前又因邪党要开两会，加期七个月零十三天。直到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才回到家中。现把我在前进劳教所遭迫害的详情叙述如下：

### 1、否定迫害，施暴折磨

为反迫害在劳教所我炼功，被管教发现，就在我身体瘫软无力的情况下，上来好几个人连环式的使劲踢打，强硬的让我蹲着，固定不准动姿势。我要是挺不住、不自觉的动一下他们都立刻上来拳打脚踢，给我的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。

参加迫害者：隋雪梅、吴宝云、周英范、李佩环。

### 2、肉体与精神摧残



在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前进劳教所组织所谓的了联欢会，目的是给法轮功学员洗脑，强迫唱邪党的歌。我坐在前排拿起麦克风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”。喊声刚落，我被在场的狱警霍书萍、隋雪梅等人一拥而上连踢带打，揪着头发拽出了会场。我被打的鼻青脸肿关进了小号，并被“上大挂”酷刑折磨。孙小辉动手铐紧手铐。“上大挂”就是用手铐把人双手铐住，胳膊伸直掉在高处，不许动、不许闭眼睛，时间长胳膊酸痛。手铐往手腕的肉里抠。恶人还约两个小时换一下吊挂的姿势，在你剧烈疼痛、豆大汗珠滚落下来、衣服全湿透时，他们还来回推动使你身体悠荡，手铐直往肉里抠，两手像紫萝卜，人多次昏死过去。这样一直折磨我十三天。参与迫害者：孙小辉、陈丽华、张爱辉、隋雪梅、吴宝云、丛志立、王敏、周英范、霍书萍。

从小号放出来，我被蹲着铐在床栏上，不让吃饭、上厕所，身子稍微一歪、眼一闭，他们就拽着我的头发使我的头高悬着，用力揪我的眼皮。等我一只手被吊时，恶人就象踢皮球一样把我踢来踢去。看我挺不住了，张爱辉就指使两个犯人用装满水的枪喷我，用电棍电，（转下页）

## 人权罪犯狼狈台湾行 各界声援法轮功



（明慧记者唐恩报导）原定 2010 年 9 月 29 日离开台湾的湖北省副书记、“610 办公室”头目杨松，9 月 27 日悄悄返回大陆。杨松在过去的一星期以来，被法轮功学员沿路揭露其迫害罪行，被迫一再改变行程，最终提前离台。这是一个多月以来，继广东省长黄华华、陕西代省长赵正永、宗教局长王作安之后，又一个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干狼狈离台。

上述四人都曾经在中国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。此次他们先后抵达台湾机场时均接获“残害人群罪”等刑事诉状。四人所到之处，从北到南，包括台东、花莲等地，沿途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手举横幅要求停止迫害。为了躲避其罪行被揭露的场面，他们或取消记者会，或躲在机场不出关，或到景点旅游时不下车。BBC、中央社、自由时报等国际中英文媒体多次报导四人遭刑事提告的消息，各界人士也谴责他们的人权劣迹，恶人自觉尴尬，提早离台。

刚刚离台的杨松是湖北省“610 办公室”头目。湖北省是迫害法轮功极其严重的省份之一，至少一百六十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。“610”是指迫害系统的核心，类似于二次大战中的盖世太保组织。

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沿途展示真相，现场执勤警察表示，警方了解法轮功团体，不会干涉法轮功活动。在警车离去前，警察向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致意。立法委员翁金珠、高志鹏、赖清德、谢国梁、黄志雄、赖坤成、蔡煌琅等呼吁：人权没有国界，禁止人权刽子手入境。



(接上页)用牙签扎、用衣服打、用书抽,甚至把书都打碎了。记得在被折磨的第十二天,恶警指使刑事犯梁笑、李英杰又给我上大挂,把我的双手高举反背过去两手铐在一起,再挂到床的铁栏杆上,让床上的立柱正顶着我的后背,疼的我昏死过去。醒来后,管教吴宝云穿着皮鞋使劲踩我的脚背,用硬塑料抽我的手、耳,用灯照我的眼珠,周英范使用的开花拳,一拳下来就头昏眼花、鼻子出血,整天坐小板凳,强迫我写三书。

**参与迫害的有:梁笑、李英杰(刑事犯)警察:周英范、王美英、王晓伟、谢春燕、霍书萍、吴宝云、丘阳、丛志丽、李佩环、隋雪梅、张爱辉。**

在零八年十月十一月间,我向劳教所声明所写的三书作废,不配合邪恶,要求无罪释放,反对加期,天天喊“法轮大法好”。恶警二大队整人的招数已尽十月十日八点左右吴宝云、吴金秀二管教加上刑事犯孙博突然把我拖拉到一大队进行迫害。邪恶再次给我上大挂。上大挂有“平挂”,两臂平行伸直挂起来,下面用人踢你的脚。“吊挂”脚不沾地,拳脚相加。“斜挂”两臂斜伸,上伸臂能拉断骨头。“蹲挂”是立不起来蹲不下,反背吊挂抻的骨断筋折。站挂、平地挂别人可以像踢球一样的来回踢你,总之让你生不如死。

十一月中旬我反迫害扯下了粘贴在我床头的名字、照片和屋子里所谓的监规,又遭到了上大挂迫害。我被上大挂昏迷时,一王姓狱医在旁边说心脏没事,就继续挂,当时在场的恶人有张波、王敏、刘畅、于方丽等人,我被放下后,怕我喊“大法好”用胶带把我嘴封住,或用袜子塞上,然后被拽上车游行给人看,说要杀一儆百。

**参与迫害的人员:张波、孙晓辉、刘畅、王敏、于方丽、吴金花、张艳丽、宁淑贤、周木吱、谢春芳**

### 3、窒息灌食

他们看我上大挂等各种刑罚也没折磨死我,扬言:“高国风,让你横着出去,你看那些死的咋的了”。恶人又以灌食为由野蛮窒息我,这种手段是死也验不出来。我看他们端一盆水,拿一条毛巾和一卷卫生纸,然后有人把我从铁笼子里拉出来,上来人把我俩胳膊压住,一人薸头发往后面拽,这时王狱医拿着有手指粗的塑料管,有二尺多长,管子的另一头有盖。王狱医把管子往鼻子一捅,鼻子立刻出血。王狱医还幸灾乐祸的说:“不行,还得重新插”,说着又插向另一鼻孔,插不动也硬往里插,他根本不往你的食管里插,而是在脑袋部位左右乱插,插一大堆管也没入胃,只是在头部和气管、食管部位乱搁拉,一会就让你喘不过气来,还有人摸着脉搏。人类似这样的灌食有两次。

**第一次参与迫害的有李英杰(盗窃犯)、王狱医,还有两个男子大汉不知姓名。**

**第二次刘狱医、陈丽华、隋雪梅、张爱辉。**

### 4、不穿囚服被折磨

我修炼大法做好人没有错,更没有罪,强制穿囚服就是迫害,所以我坚决不穿囚服。狱警周英范指使恶人

强行让我穿,并在强行给穿时把我的头狠劲摁下,让你喘不上气,他们只要给我穿上我就脱下来,他们气急败坏把我打的晕死过去狱警周英范自觉有些过分地说:“打得太重了,别打死了”。

### 5、狱警教唆犯人折磨我

在前进劳教所,有机会我就跟人讲真相,告诉人们:“法轮大法好”。恶警隋雪梅、吴宝云、霍书萍就唆使吸毒犯孙博迫害我。

一次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有人来检查,恶警怕我喊“法轮大法好”,就把我叫到没有监控的屋子里,让我坐板凳,嘴用胶带封上,双手拽开,两个人使劲往两边拽,再让一个人坐我身上压着我。恶警以为这样我不能喊了。可没想到在检查来人时,我用尽全力大喊一声,把我身边的恶警隋雪梅吓的心脏病发作了,邪恶是多么心虚和无能。

### 6、炼功被迫害

我是法轮功学员,不能不炼功,恶警为了阻止,对我进行野蛮迫害。我打坐霍书萍用硬胶鞋狠抽我的头和脸,把我手铐在床上。我一盘腿打坐,恶人王本英就往下搬我的腿,搬也搬不动,她气急败坏的拉着我在地上拖,把我的裤子都磨坏了。再不行就把袜子往我嘴里塞,把我的衣裤撕成条,搓成绳把我绑上。

### 7、不做苦役受到非人迫害

因为我没有罪,我不应做苦役。他们用各种方法折磨我,一次二大队长霍书萍把我关在没监控的屋子里,用手铐把我铐在床栏杆上,叫刑事犯李英杰往我鼻子眼睛上抹辣根,还往我嘴里灌,把我辣的受不了,他们还阴阳怪气的说:“辣根是假的”。

### 8、被折磨两次生命垂危

我从零七年九月被关进劳教所,一直被上大挂遭酷刑,一直不让睡觉,致使生命垂危。

零八年九月五日晚,家人接到前进劳教所打的电话,告知病情严重。可次日早晨又告诉家人不用去了。家人很是不放心,来劳教所看我,看到我原本健康的身体被迫害到不能自理,遍体鳞伤,身体虚弱,说话吐字不清,浑身颤抖,近乎瘫痪。亲人质问谁打的,要求去医院看病,他们不承认打人,更不同意去市医院看病,野蛮的把我家人赶走。

我被折磨得第二次病危是在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,狱警吴宝云为了升官,王小伟以安检为名,带人抢走我的大法书,威胁要给我加刑。我给他们讲真相,王小伟一拳打来,我当时就昏死了过去,被送医院抢救,半夜醒来又昏迷,又挂急诊抢救。医院要求通知家属,劳教所根本不理睬,回到劳教所扬言说我什么病都没有。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饭里给我拌不明药物。

我的遭遇是哈尔滨前进劳教所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角。



**信仰无罪 停止迫害**

